【菩提道上】 釋見渠

苦瓜

原來，媽和我的差別在於：我還是吃苦瓜的人，媽已是能饗人的苦瓜；我還在吸收苦汁，媽已將所吸收的苦汁，粹鍊成能清除熱惱、解脫三毒的甘苦；媽是已成熟的苦瓜，我是一株還在伸展莖葉、向穢土紮根轉化煩惱的苦瓜……。

1

接到家裡出事的電話，我馬上趕回家，一路上腦中全是電話中媽淒厲的哭聲。媽是非常難得哭的，更從來沒聽過她這麼扯心撕肺地痛哭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一路上我不敢想，又忍不住要想。

爸媽因小事起勃谿是常有的事。在飯桌上一言不和，媽就趕緊閉嘴或躲到廚房去，但連碗帶筷還是會隨著爸的咒罵，自餐廳飛到廚房，落到地上又彈起，碎片劃破她的小腿，她也只是默默地把地上的碎片收拾乾淨。

爸一次又一次外遇，明目張膽地書信往來，甚至半夜將媽踢下床去；媽也是默默地帶著自己的枕頭、棉被，到我和姊姊的房間共擠一床。

媽騎車被撞，膝蓋到大腿跌出一道又深又長的傷口。為了省點醫藥錢，媽每天自己上藥、包紮，還要默默地聽爸爸冷嘲熱諷……

想著，想著，不知不覺到了家，才跨

進家門口就聽到：「我欠你的！你打死我好了！我這一輩子欠你的債就都還清了，我再也不用受這種折磨了……」是媽的哭喊！我趕緊衝入門，看到媽跪在地上哭泣、磕頭，爸高高地站著，一手插腰，一手握拳。「怎麼了？」我出聲問爸。他回頭看著我，放下拳頭，便轉身離開，留下我和媽。

「媽，起來吧！」換我輕聲叫她，但她已虛脫無力。我扶她坐起，感到一陣陣從她心底深沈的震央傳出的震動。我無語也無淚，只是坐在她身旁……。

看媽的情緒穩定些，我搖搖她的肩膀：「媽！怎麼了？」她說：「我的苦瓜還沒吃完。」

2

媽愛吃苦瓜，餐桌上常出現各種苦瓜料理。我們都不愛吃苦瓜，她每次都要勸誘老半天：「好好吃的苦瓜哦！」還示範著：「真是好啊！這苦瓜苦得真是夠味呀！」一副回味無窮的樣子。最後，絕大部分的苦瓜還是媽自己吃了。

從小我就覺得奇怪，瓜果若不是酸的，不就應該是甜的嗎？而且還要愈甜愈好，怎麼會有這種「不苦就沒味道」的瓜呢？苦是藥的味道，是不好的味道，為什麼還有人喜歡「自討苦吃」呢？媽說：「等你長大，你就知道了，你就會喜歡這種味道。」

我讀高中時，媽碰到一個「異人」為

她算命，說她這輩子要吃三大條苦瓜，現在已經吃完兩條半了。媽很相信他的話，一條苦瓜算十年吧！那時她嫁給爸正好差不多二十五年。從此，她吃苦瓜吃得更起勁了。在我看來，卻有點「修苦行」的味道——想藉由身體的受苦，來取代或避免心靈的痛楚。

大一暑假，媽替我報名參加大專女青年學佛營。沒想到，白玉苦瓜是寺裡的名菜，常在餐桌上與我們照面，看它潔白晶潤地躺在碟子裡，沈在湯碗中，我們都止於遠觀而不敢「褻玩」。營主任鼓勵我們：「同學們！知苦才能入道，要學著品嚐苦瓜的味道啊！」

「知苦入道」，人生有那些苦呢？有三苦——苦苦、行苦、壞苦；還有八苦——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愛別離苦、怨憎會苦、求不得苦、五陰熾盛苦。為什麼人生這麼多苦呢？佛陀說，「苦」是聖諦，「苦」是人生的真理。然而，年輕的我們是正綠的青春、初綻的花朵，人生的美好歡樂才要展開，為什麼就要告訴我們秋天的落葉、冬天的冰雪呢？

我夾起一片苦瓜，拌一大口飯，打算就此囫圇吞下。胡思亂想中，卻被那口飯噎著了，硬生生地擠出兩滴淚來。霎時，幾天裡在腦海中搬弄的名相都不見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爸爸、媽、哥哥、姊姊和我，糾纏在一起的影像。

3

媽從我讀高中時就開始持「大悲咒」。每早，我起床準備趕赴學校早自修時，她已經跪坐在佛桌前做早課。聽到那低沈繞口的音調，我心裡很不歡喜，只想快點出門，把咒語關在家裡。藉一門之隔，我想要維持門外世界的明亮、暢快。在學校裡，我逐漸展露頭角，老師誇讚、同學相親；我是校園中的天之驕子，愈來愈相信世界能繞著我運轉。

接觸女性主義後，我更肯定我的人生絕對不要像媽一樣，只會忍氣吞聲地臣服在大男人的權威下。我不喜歡媽說「前生欠債今生還」的理論，那是馴服女性的迂腐論調，我想勸她：「媽！你別念經持咒了，把那過時的傳統觀念拋開，不要再默默承受了。」但看到她做功課的表情，是那麼莊嚴、那麼安祥寧靜，我就難以啟口去打破她內心難得的舒緩與沈靜。

女性主義的啟蒙使我意識到：我和媽一樣是「女性」。我開始嘗試用同為女性的角度去看、去聽、去想、去體會，一種血脈相連，甚至同位一體的感受。「媽！你沒想過要離婚嗎？」我懷疑地問。「我請教過別人，大家都勸我為了孩子要忍耐。」「你怎麼忍耐呢？」「當作還債，當作修行，當作菩薩在考驗。」媽不假思索地說，不假思索得讓我覺得可怕和疑惑。

陪著姊籌辦婚禮，我禁不住問她：「姊，你結婚後會不會變成像媽那樣？」姊沈默了許久才說：「嗯，很有可能！」我感到一股強烈的暈眩，對我來說，姊是反抗權威的典範、堅強積極的女性，連她都

可能屈服，那是什麼力量？

當要踏出校園，踏入男女的戀情；當想在人世中獨立，又要嘗試建立關係；當想振翅高飛，又要快點找個棲息地；當想在變動中抓取永恆，又要在僵局中尋求突破時，才發現人世間有許多不圓滿，世界不能黑白二分，味道也很難苦甜單一。

大學畢業時，媽北上來幫我收拾行李。我帶她到學校附近的小館子，用家教費請她吃飯。我特地點了紅燒苦瓜，又叫了鳳梨苦瓜湯。雖然味蕾感受到苦味時，還是不禁要皺眉，但苦瓜落腹，我的成年禮已通過。

4

想要探尋人生真理，得吃更多苦瓜。

在佛門過堂吃飯，飯菜由行堂師一道道發下來，由不得你任意地挑選。當苦瓜盛產時，經常就著苦瓜扒完飯，還得喝一缽苦瓜湯。一次次念著「食存五觀」練習，從皺眉硬吞，到能夠細嚼慢嚥，甚至欣賞苦中帶甘的滋味，似乎人生的況味已嚐得幾分。

但吃苦瓜還算小事，局限而又高密度的生活空間，許多人、許多事不斷地衝擊著自己原有的習氣和觀念，甚至原有的理想。當退到無處可逃時，就得決定要向外反擊，或是調整自己。通常反擊是白費力氣，但調整自己又談何容易。

有時會感到疲累、煩悶、委屈、生氣，甚至覺得孤獨無人依靠、寂寞無人能

解。這時，我經常會想起媽，在她大半輩子的婚姻生活中，遭遇過更多無奈的痛楚與不如意，先生不曾讓她有所依靠慰藉，孩子又幾時予她同情的理解；但她卻捱過了二、三十年，從未看過她情緒激動得像潑婦罵街或求人告解。她承擔起一切：維繫家庭，保護孩子的成長學習，維持先生在社會、家庭的形象地位。我漸漸發現，曾發誓過絕不和她一樣的媽，其實對我有很深的影響：「當作修行、當作考驗」，媽做得，我怎麼做不得？

我一向笑臉迎人，不善於爭吵辯白；我不會找人訴苦，儘量自己解決問題、默默承受一切。國三導師在週記稱我為「無愁天子」，同學大多歡喜我的笑容與溫和；但也有向我質疑：「難道你真的沒脾氣，不曾喜怒愁憂，你是向內壓擠，還是真的已消融一切？」我一

（繪圖：陸承宗）

貫地微笑：「這問題，我會再觀照。」

反觀自照的練習，永遠騙不了自己。平時的起心動念，偶爾還能含糊而過，但禪修時，便難以遁形。壓在箱底的陳年往事，竟一一浮起；以為早已灰飛湮滅的情緒，竟泉湧不息；甚至過去的無語無淚，如今竟迸出許多的吶喊與淚水，成為交雜在觀息、觀身間紛飛的妄念。

半夜，自夢魘驚醒，一身的汗與淚，心有餘悸地回憶著殘存的夢境，夢裡滿是爸的咒罵與追趕，我和媽拼命地奔逃著……。擁著棉被低聲哭泣：為什麼爸的無心有意，如此地折磨別人、傷害自己？為什麼媽的有心無意，招來許多無謂的挫傷與磨難？

我肯定沒有人願意，也沒有人真的故意，但為什麼世間的人，卻經常以粗暴的言語和行為相遇？因為無明與愛，我們不斷折磨別人、傷害自己，儘管痛苦、不願意，卻又無法止息。佛陀說：「苦是真理，苦是聖諦」；我同意，但除了憤恨悲戚，我們還能有什麼餘力？

苦汁流遍了四周、充滿我的體液，苦瓜的苦已經不值得畏懼。

5

能夠和媽一樣自然地品嚐苦瓜的滋味，一方面覺得與媽的心愈來愈貼近，一方面也愈來愈發現媽和我有所不同。

我自知功夫不深，才會引人疑惑；媽的功夫深，二、三十年來，我們從未懷疑

過她真能忍耐否。我還未成熟，才會那麼認真、那麼傻地說：「如果你怎麼改變會更好」，但媽從來不會開口要求別人。我的定力不足，才會從夜晚到白天聽爸數落完一家大小，就忍不住拍桌子，哭喊著：「不要再說了！」卻反而招來一頓更嚴重的咆哮與咒罵。媽從不拍桌子、摔東西，不管幾天幾夜、幾年幾月的罵詈，她始終如一座不掛淚的雕像。我還不夠獨立，才會仍企盼別人予我關心的支持與體解；然而，媽忙著照顧別人的需求，已無閒空為自己申訴、尋求支援。

媽是怎麼做到的？

從大學開始學佛後，媽和我聊的事情比較多，才慢慢談出她過去未說的事情和心境，沒有激昂的情緒，只是雲淡風清；談得最歡喜的還是她學佛用功的心得，最近又勸誰念佛、又帶了誰去學佛。

她告訴我，她去買饅頭供養三寶，看老闆娘臉色愁憂，幾次和老闆娘較熟以後，就從買饅頭供養三寶聊起。老闆娘很羨慕媽能夠生活得神情愉悅、精神奕奕，悲嘆先生不關心自己、照顧家庭，使她很不歡喜。於是，媽將自己的經驗當作別人的故事與老闆娘分享，並邀她一起到三寶地，感受佛法的清涼。現在，老闆娘不再面帶愁容，已會到寺裡禮佛、供養，並要進一步聞法學佛。但媽經常還是不免遺憾地說：「你老爸沒辦法，沒辦法從佛法開解；他脾氣不好，沒人受得了，若是老來臥病沒人照顧，我還是要照顧。」

媽天天日課不斷，寺裡有共修必定參

加，法師說法必欣然聞法，珍惜每次能培福當義工的機會。她對我說：「我前半輩子糊塗地過了；現在知道有佛，一定不能斷了學佛的因緣。」她知道我想出家，送我上山，打點好一切，我擔心爸拿她出氣，她擺擺手說：「莫擔心！你該走你要走的路。你要出家，不必再同我走這條辛苦的路，我很高興。」乞求師父為我剃度時，我告訴師父媽所說的話，師父說：「她確實是吃過苦，對苦有體會呀！」

我一向身體強健，出家兩年後卻連連生病，精神體力衰退許多。媽瞧在眼裡，懇切地對我說：「生病別擔心，一切都儘量放寬心。人生本來就是苦的，出家苦，不出家更苦，出家還苦得更有價值。要會保重身體，多禮佛求懺悔，在佛門好好修學，你還有許多事要做，還有責任要扛，眾生還在等你分享佛法呢！」想來慚愧，我這出家的女兒，沒有關心她的生活，沒有以佛法來勸慰她，反而由她來安慰、勉勵我。

其實，我也不必拘泥於母女的角色——已出家的我，不再只是媽的女兒；學佛的母親，也不再只是我一個人的母親了。

6

又是苦瓜的盛產期，輪到我負責洗菜。看著潔白溫潤的白玉苦瓜在水中載浮載沈，我突然想起小時候的疑問，便問種菜經驗豐富的老菩薩：「為什麼苦瓜不是甜的而會是苦的呢？」

老菩薩說，苦瓜的苦，不是真的苦，而是苦中帶甘、甘中帶苦，那是苦瓜的精華、珍貴的營養，就是這樣的苦，才有消熱解毒、清心明目的功效。老菩薩還告訴我種苦瓜的訣竅。聽完老菩薩的話，我更認識苦瓜的奇妙。

它吸收穢土中腐敗的物質，卻毫不虛偽矯飾，原原本本地呈現「一切是苦」的本質，但它透過自己的血脈將傷人的荼苦，轉化成助人的甘苦；它凹凸的疣狀，顯現人世的不平，但整顆渾然如白玉的溫潤無暇，卻又彰顯一切清淨平等。

將苦瓜對半剖開，有的苦瓜是空心的，有的填著白色棉狀的組織和種子，但有的卻充滿了一顆顆鮮豔柔軟的紅色種子。老菩薩叫我嚐嚐看，種子外的果肉竟然是甜的。老菩薩說，苦瓜熟了，種子的外層就會長出鮮紅柔軟的果肉，更成熟了，它就會自然迸開，撒出種子。原來在醞釀、粹鍊人生的甘苦時，心是空的；當成熟時，心是紅的、是柔軟的、是甜的；更成熟時，苦的外殼便自然突破，而以柔軟、鮮紅、甜美落土於世間，再造更多繼起之生命。

原來，媽和我的差別在於：我還是吃苦瓜的人，媽已是能饗人的苦瓜；我還在吸收苦汁，媽已將所吸收的苦汁，粹鍊成能清除熱惱、解脫三毒的甘苦。媽是已成熟的苦瓜，我是一株還在伸展莖葉探索世間、向穢土紮根，以轉化煩惱的苦瓜。

奇妙的苦瓜，多麼值得品味，更值得多多栽培啊！